

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
著

范小青文集·
〔长篇小说〕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范小青文集·〔长篇小说〕

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脚医生万泉和/范小青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范小青文集)

ISBN 978-7-209-08878-7

I. ①赤…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994号

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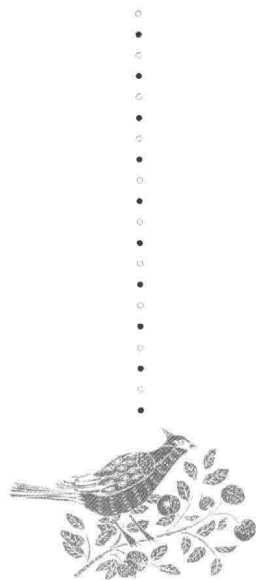
规 格 16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322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
ISBN 978-7-209-08878-7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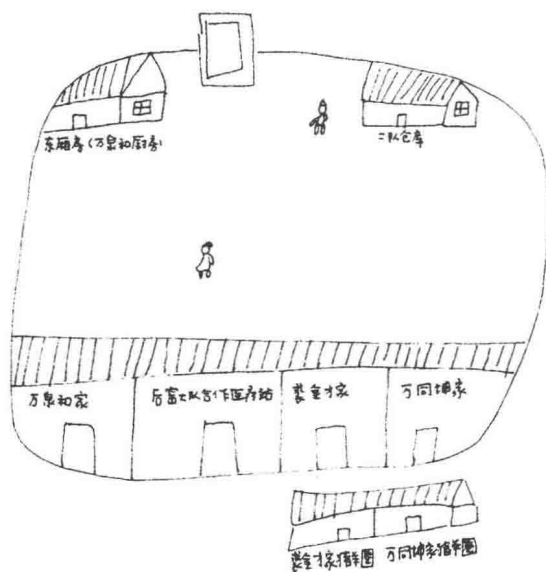
目
录

001		第一章	谢万医生大恩人
021		第二章	万里长征万里梅
037		第三章	我爹死去又活来
053		第四章	刘玉来了又走了
067		第五章	万泉河水清又清
090		第六章	一片树叶飘走了
106		第七章	万小三子究竟是谁
121		第八章	命中还有一个女万小三子
138		第九章	我的医生生涯的终结



155		第十章	你猜我爹喜欢谁
172		第十一章	小哑巴不是我的儿
196		第十二章	我自己也成了二婚头
208		第十三章	万万斤和万万金
227		第十四章	有人在背后阴损我
240		第十五章	祖传秘方在哪里
256		第十六章	谁的阵地是谁的
282		第十七章	向阳花心里的隐秘之花
306		第十八章	裘二海怎么成了我爹

· 第一章 ·
谢万医生大恩人



我家院子

有了这张平面图，你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的位置。我就是图中左边第二间屋门口的那个人。从平面图上你们看不到我的模样和其他一些具体情况，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十九岁，短发，有精神。

这个位置不只是我在我们院子里的位置，这还是一个人在一个村子里、在一个世界上的位置。如果要想知道我在村子里的位置，还得画一张全村的图，

这个村子叫后窑大队第二生产队。如果要想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事情就更复杂了，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世界叫什么。但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叫什么跟我们没有关系，更何况，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想知道我的位置。

还是回过来说院子里的我。院子里空空的，有几只鸡在刨食，但哪里有食，躲在地底下的小虫子都被它们扒出来吃了。鸡它们对吃食无望，便无聊地仰脸看看万泉和。万泉和就是我。我两腿劈开骑坐在一张长条凳上，样子很像个木匠，两手推着刨子，一根木棍夹在刨子里。明天要开镰了，队里先放一天假，让大家准备好收割的家什。我家的镰刀柄不好使，我要刨一根新木柄装在镰刀上。我刨来刨去刨不圆，可我还是有耐心地刨着。因为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更因为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香山帮的木匠。香山帮木匠的祖师爷是蒯祥，据说北京的故宫就是他造的。我并不知道故宫是什么样的，有多么了不起或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村里人说起香山帮木匠的时候，都是很尊敬的口气，还会咽唾沫，他们说木匠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田，还能到处游走，看风景，还吃香的喝辣的。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很舒服。

还有一个人也在平面图上，那完全是为了图的效果添上去的，有他没他，图一样成立，但是有了他图就丰富起来，生动起来，也更真实一点，他是富农裘金才。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两个姓裘的人物，一个叫裘千仞，一个叫裘千丈，是两兄弟。但那个时候我们那地方没有人知道金庸，也没有人知道裘千仞和裘千丈。姓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村里除了姓万就是姓裘，还有少数其他的姓，一点也成不了气候。

裘金才是富农。我们的这座院子从前就是他家的。从图上你们也能看出来，院子的规模比较大，房间的开间又阔又高，要比一般人家造的房子气派得多，廊柱横梁都是很粗的楠木。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农村的大宅，我们这一带的人称它为印式房屋，因为它像一方印一样正正方方，只有地主和富农能造起来。裘金才其实应该是地主，他们原来还有几百亩地，可他家的老地主好赌，在裘金才七岁的时候，老家伙已经把万贯家产赌得差不多了，最后剩下这座院子。老地主终于过足了赌瘾，他吊死了自己，到底给裘金才留下了几间屋和几亩地。这点家产田地够不上当地主了，裘金才就成了富农。大家那时候还跟裘金才说，裘金才啊，你要谢谢你爹呢。裘金才唯唯诺诺，有气无力，说话的声音永远憋

在嗓子眼里，他说，我爹要是不死，再继续赌，我就是贫下中农了。

其实富农和地主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要拉出来批斗都是一起批斗，很少有哪一次说，今天只斗地主不斗富农；地主和富农的家庭财产也受一样的处理。所以无论裘金才是地主还是富农，他在他家的院子里，只能住其中的一间，另外三间大屋加上西厢房和门房间，都充公，由公家支配。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裘金才的嘴巴像被人用麻线缝住了，封得紧紧的，从没见过它张开来过。偶尔有一两次，他喝了一点酒，才敢将嘴巴露开一条缝，嘀嘀咕咕说自己不合算。但是他说也没用，合算不合算，不是他说了算的。

充了公的房子队里派给谁家住，这些年里已经几经变化，到我画这张图的时候，就变成了图上这模样。

我画这张平面图的时候，裘金才大概四十多岁，他的儿子裘雪梅去年结了婚，媳妇是外村的，叫曲文金，娘家成分是贫农，但她的舌头短筋，所以嫁给了富农的儿子裘雪梅。曲文金说话口齿不清，人倒是长得雪白粉嫩，笑咪咪的很随和，只要她不开口，人家都会觉得裘雪梅占了个大便宜。今年开春曲文金生了，是个儿子，取名叫裘奋斗。曲文金在太阳底下奶孩子，裘金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以前他是很少在院子里出现的。现在裘金才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对什么事情也有了兴趣，他看万泉和刨来刨去也刨不成一把镰刀柄，就嘲笑说：“除非你能拜到万老木匠为师。”

我本来想把曲文金也画在图上，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只是一张平面图，就算画了曲文金，也画不出她的样子。曲文金嫁过来的时候是梳着两条辫子的，后来她把辫子剪了，头发剪得很短，说是坐月子方便一点。以我的绘画水平，要在平面图上画现在的曲文金，别人说不定连她的性别也分辨不出来。

我在交代画不画曲文金的事情，裘金才却因为兴致比较好，想跟我说话，他嘲笑了我一遍，见我没有反应，他又嘲笑我说：“可是万老木匠不可能收你当徒弟。”

拜万老木匠为师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要实现我的理想，不拜师肯定不行，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个一般的人，但我希望我在木匠方面有点天赋，只是目前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裘金才嘲笑我，而且嘲笑了一次不够，还要再嘲笑一次，按理我应该生气，但我没有生气，我觉得他也怪可怜的，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嘲笑别人，别说嘲笑别人，就连他自己的笑，也都是很苦的笑。现在他有点得意忘形，拿我作嘲笑对象，我也可以原谅他，只是希望他不要落在别人手里，尤其是像裘二海那样的干部手里。我不在意裘金才的嘲笑，我说：“那也说不定，也许万老木匠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呢。”裘金才见我中计，赶紧说：“那你要不要让你爹去跟万老木匠说说？”我说：“我爹说等他空闲了就去找万老木匠。”裘金才正要继续往下聊，曲文金从屋里跑出来，说：“爹，爹，我爹来了。”因为口齿的问题，曲文金将这句话说成了“刁，刁，我刁奶呢。”不过我和裘金才都听懂了。裘金才赶紧跟着曲文金进了屋，去招待亲家。

裘金才家的大堂门，你们在图上能够看到，和我家一样，是对着这个院子的，还有宽宽的走廊遮着。但是到裘金才家去的人，无论是本村还是外村的，一概不走大门，都是从后边的门进去。这没有什么，只是表示富农是夹紧屁股做人的。我们院子里另一个富农万同坤也是这样的习惯。虽然院子是共用的，但他们在院子里的活动不多，因为院子前面是正门，正门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这许多进进出出的人，都是来找我爹的。我爹叫万人寿，是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

正说到我爹，就有人来找我爹了。这次来的这个人叫万全林，虽然他也姓万，但和我们家不是亲戚，假如硬要扯上关系，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万全林抱着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到了，他几乎是跌进了我们的院子，一边喘息一边喊：“万医生，万医生！”我抬起头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万全林已经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他急得叫起来：“万医生出诊了？这怎么可以呢，这怎么可以呢？”他说的话很奇怪，什么叫“怎么可以”，赤脚医生当然是要出诊的，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地冻，只要有人叫，随时随地背上药箱就要出诊。但万全林就是这样的脾气，他总是以自己的事情为大。不过我是了解他的，也体谅他的心情，没跟他计较，只是重复地嘀咕了一句：“我爹出诊了。”万全林嚷道：“那我家万小三子怎么办？那我家万小三子怎么办？”

万小三子就是他手里抱着的那个孩子，他正在抽筋，嘴里吐出白沫，半边脸肿得把左眼睛压闭上了，剩下的右眼在翻白眼。他已经蛮大的了，大概有五六岁，万全林抱不动他了，想放下来，可万小三子的脚刚刚着地，就大声嚎

叫起来，万全林只得又把他抱起来，哭丧着脸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万泉和你帮帮忙，万泉和你帮帮忙。”我心里也很急，但是我只能说：“我怎么帮忙，我又不是医生，我不会看病。”万全林急得说：“没有这个道理的，没有这个道理的，你爹是医生，你怎么不会看病？”我说：“那你爹是木匠，你怎么不会做木工呢？”万全林说：“那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医生是有遗传的。”我说：“只听说生病有遗传，看病的也有遗传？没听说过。”我竟然说出“没听说过”这几个字，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我们队长裘二海的口头禅，我怎么给学来了，还现学现用？万全林说：“听说过的，听说过的，万医生，万医生，救救我们家万小三子，你看看，你看看——”他把万小三子抱到我面前，凑到我的眼睛边上，说：“万医生，万医生，你看看，你看看，他就是我们家的万小三子，大名万万斤，你不救他谁救他？”我只好把身子往后仰了仰说：“我不近视，你凑近了我反而看不清，还有，我要纠正你，我爹是医生，我不是医生。”万全林摆出一副流氓腔说：“你不救万小三子是不是？你不救万小三子——我就，我就——我就抱着万小三子跳河去。”我想笑，但到底没有笑出来，因为万小三子确实病得厉害，我说：“那倒不要紧，你跳河我会救你的，我会游泳。”

万全林抱着越来越沉的万小三子，几乎要瘫倒下来了，这时候万小三子却振作起来，竖起身子趴在他爹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又舒舒服服地在他爹的两条胳膊上横躺下来。万全林赶紧说：“万医生，万医生，你帮我治万小三子的病，我让我爹收你做学徒。”

万全林的爹就是刚才裘金才说的万老木匠，他要万全林接他的班，可是万全林不喜欢做木匠，倒是万人寿医生的儿子万泉和喜欢做木匠，一心想拜万老木匠为师，可万老木匠又瞧不上他，说他不是做木匠的料。这会儿万全林跟我说让他爹收我为徒，我立刻来了精神，但仍有些怀疑，半信半疑说：“你爹会听你的话吗？”万全林咬牙说：“不听我的话我就不把他当我爹。”我的心里像是放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顿时轻松起来，舒展开了眉头说：“那好，那我试试看，但我不能保证，因为我不是医生，我不会看病的。”可万全林却坚信我会看病，他说：“不管你是不是医生，不管你会不会看病，只要你一出手，我们家万小三子就有救了。”

他这个人有点固执，我不再和他说话，先按了按小三子瘪塌塌的肚子，问：

“他吃了什么？”万全林说：“哪有吃什么，吃屁。”我说：“但是我好像记得前几天你们来看我爹，看的什么呢？”万全林说：“那两天来看拉肚子。”我想起来了，说：“是偷了集体的毛豆吃吧。”万全林说：“你不知道啊，拉得不成样子啦，眼睛只剩两个塘了。”我说：“我爹不是给治了么，现在不是不拉了么。”万全林说：“万医生啊，你知道拉的什么啊？”我说：“我跟你说了我不是万医生，我爹是万医生，他出诊去了。”万全林说：“可你也是万医生呀，你是小万医生，万小医生，总之，你也是姓万的呀，你知道我们家万小三子拉的什么？”我想了想，除了拉屎，我不知道万小三子还能拉出什么来，便摇摇头说：“不知道。”万全林说：“拉的就是毛豆呀，吃下去的毛豆，完完整整地拉出来了，一粒一粒的，全是生毛豆。”我说：“当然是生毛豆，难不成还会煮熟了？”万全林说：“吃下去就拉出来，也太亏了，什么营养也没有吸进去，偷也白偷，吃也白吃。”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跟他分析说：“虽然吃进去毛豆拉出来也是毛豆，但毕竟吃的时候是有味道的。”我说毛豆的时候，想起了毛豆煮熟后的香味，咽了一口唾沫，害得万全林和万小三子也咽起唾沫来。万全林说：“后来两个眼睛就看他凹下去，肚子就看它鼓起来。”我说：“后来呢？”万全林说：“后来就来看了万医生，服了万医生开的药，就不拉了。”万全林这不是废话么，生毛豆都拉出来了，还能拉什么？我又问他：“再后来呢。”万全林说：“再后来，再后来就耳朵痛，脸也肿起来了，万医生，万医生，这个脸，肿得像屁股。”我很烦他老是叫我万医生，我严肃地跟他说：“万全林，我不是万医生，我爹是万医生，你再叫我万医生，我不管万万斤了。”万全林果然被我吓住了，赶紧说：“万医生，我不叫你万医生了，你快给万小三子看病吧。”我说：“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爹用药用错了，万小三子吃了我爹的药，肚子倒是不拉了，但耳朵痛了，脸肿得像屁股？”万全林一听我这样说，慌了，赶紧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万医生的药是绝对不错的，可是，可是后来就耳朵痛了。”我说：“耳朵痛了以后，又找我爹看过吗？”万全林直点头，说：“看过的，看过的，又看过三次了。”他摸了摸万小三子的额头，担心地说：“万医——呵不对，万那个——你摸摸，他头上烫。”我说：“你的意思，我爹没有本事，看了三次也没有看好，还发烧了。”万全林更慌了，语无伦次地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说：“我爹说是什么病吗？”万全林说：“万医生说是，中什么炎。”

我想了想，知道了，我说：“是中耳炎吧？下河去的吧，耳朵进水了吧。”万全林说：“没有下河，根本就没有下河，万小三子还不会游泳，不给他下河。”这下我给难着了，说：“没有下河？耳朵里没有进水？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就知道了，万万斤，我告诉你，你的耳朵，要用东西看的，光靠我的眼睛看不清，但是东西都叫我爹装在药箱里带走了。”为了证明我没有瞎说，我把我爹的一只旧搪瓷杯拿给万小三子看看，我说：“你看，这里只有一点酒精和一支体温表。”我再指指桌上一只袋子说：“那里还有一点药水棉花。”

刚刚安静了一点的万全林，毛躁又发作了，连声说：“那可怎么好？那可怎么好？”万小三子左眼紧闭，右眼滴溜一转，一骨碌从万全林手里滑下来，拉开抽屉就拿出一把放大镜，竖到我面前。我一看，这是我爹的放大镜，我说：“咦，你个贼脑瓜子倒厉害。”接过来，揪住万小三子的耳朵望里照了照。万全林在一边连声说：“是不是，是不是，是炎吧，红的吧，是炎吧？”

我没有作声，放下放大镜，到灶屋去拿了一把生了锈的镊猪毛的镊子过来。万全林一看就急了，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也不理会他，先往猪毛镊子上倒点酒精，又划根火柴，绕着镊子烧了几下。万全林看懂了就抢着说：“我知道的，我知道的，这是消毒。”我拿消过毒的猪毛镊子伸进万小三子的耳朵，只“咔”的一声，就有一个东西从耳朵里掉出来了，掉在我的手心里，我将它放到万小三子的手上，说：“看看吧，就是它。”那是一颗毛豆，又胖又烂，半黑半青，已经发了芽。万小三子赶紧将毛豆扔到万全林手上，拿自己的手心在裤子上死劲地擦，一边疹着牙说：“恶心死了，恶心死了。”万全林却宝贝似的欣赏着他手里的这颗毛豆，他仔细地看了又看，还数了数，结果他说：“发了七根芽。”这时就听万小三子放了一个响屁，万全林高兴地说：“通了，通了。”他看了看万小三子的脸，又说：“咦咦，脸不肿了，脸不肿了。”脸其实还肿着，只是万全林感觉它不肿了，万小三子也感觉不肿了，他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脸，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问我：“要不要擦点紫药水？”我说：“你也可以当医生了。”就给他耳朵里擦紫药水，一边说：“你嘴巴吃了不够，还用耳朵偷吃毛豆？鼻孔里有没有？屁眼里有没有？”万小三子说：“屁眼里的留着给万医生吃。”万全林冲我哈哈大笑，万小三子的耳朵刚一好，他就神气起来，这种人就是这样。我说：“你笑什么，万医生又不是我。”

万全林走出去的时候，注意到我们院子门口又有了药茶缸了，就舀了一碗药茶咕嘟咕嘟地灌下去，又叫万小三子来喝，说：“不苦的，香的。”可万小三子不要喝，他耳朵不疼了，嘴巴就老卵起来，说：“香不香，掏屎坑。”万全林说：“你不喝白不喝，我再喝一碗，算是替你喝的。”他就是喜欢占便宜。这口药茶缸，我爹每年从芒种开始一直搁到立秋，里边是我爹自己炮制的中草药汤，用来消暑健脾的。有人经过，就喝一碗，也有人怕苦，建议我爹搁一点糖精，被我爹骂了，就不敢再瞎提建议了。万全林喝了一肚子的药，饱得直打嗝，转身再找万小三子，万小三子早就不见了踪影，气得万全林大骂道：“小棺材！”刚才因为万小三子耳朵里有颗毛豆，就把他急得上跳下蹿的，这眼睛一眨，毛豆没了，他就开骂了，而且还骂得那么重那么毒。不过农民骂人向来是不知道轻重的，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更不能追根究底。如果追根究底，要弄清楚“小棺材”是什么，那就麻烦了。小棺材就是小孩子死了躺在里边的那个东西。骂小棺材，不就是意味着咒小孩死了躺在棺材里吗？那可万万使不得。可农民就习惯这样，开出口来就骂人，也不知道自己牙齿缝里有没有毒。大人相骂，骂得这么毒也就算了，可骂小孩也这么毒，何况还是自己的小孩，你跟他们真没商量。

下一天一早，上工的哨子还没有响，万全林就来了，他夹着一卷纸，踏进医疗站的门就说：“万医生万医生，我给您送锦旗来了。”我爹万人寿双手去接的时候，万全林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纸卷移了个方向，交到我手里。万人寿说：“这是锦旗吗？这是一张红纸头。”他用手指蘸了唾沫到纸上碾了一下，手指头就红了，万人寿说：“蹩脚货，生报纸染的。”万全林说：“本来我是要买锦旗的，可是锦旗卖完了，我就买了红纸，请蒋先生写了这个条子，蒋先生说，一样的，只要意思在，锦旗也好，纸联也好，都是一样的。”万人寿冷笑说：“锦旗卖完了？锦旗卖得完吗？”

拿在我手里的纸条子往下挂，字就展现出来了，站在对面的万人寿看得清楚，念了出来：“妙手回春，如华佗再世；手到病除，似扁鹊重生——横批：谢万医生大恩人。”万人寿凑到我的脸前，狐疑地看了看我，说：“你？你万医生？”我说：“爹，你万医生。”万全林脸朝着我爹说：“万医生，你忘了，万泉和也姓万呀。”万人寿先是有点发愣，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指着纸联子说：“不对呀，不对，一副联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相同的字呢？”万全林也愣了愣，说：

“哪里有两个相同的字？”万人寿说：“两个手字嘛，妙手回春，还有手到病除，不是两个手字？”万全林看了看，看到了两个“手”字，他又想了想，说：“是呀，是蒋先生写的。我以为蒋先生很有水平的。”我说：“其实也不要紧，一个人总是两只手嘛，写两个手字也可以的。”万人寿说：“你不懂的，你又不懂医，又不懂诗，不要乱说话。”万全林说：“万医生懂医，万医生才懂医呢？”万人寿说：“比我还懂吗？”我见我爹真生气，赶紧打岔说：“万全林，你答应我的事情怎么说了，你爹同意了吗？”万全林说：“我现在不叫他爹了。他宁可收万小三子为徒，也不收你为徒。”我很泄气地看了看自己的手。万全林说：“我很同情你，要不这样吧，等万小三子学会了，再让他收你为徒。”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可思议，我说：“那要等到哪年哪月？”万全林说：“那也总比没个盼头要好。”

队长裘二海吹着上工的哨子一路过来，走到我们院子门口，停下来朝里望望，然后走了进来，他欣赏地看了看我，说：“小万，昨天你医了万小三子的病，记你半个人工。”我还没吱声，万全林倒急了，说：“我没有说记工分，我没有说记工分。”裘二海说：“你当然没有说，你说了也没有用，你又不是队长，你也有资格说谁记工分谁不记工分？没听说过！”万全林又急，说：“这样也可以记工分啊？这样也可以记工分啊？”裘二海指指对联上的字说：“照你写的这样，记一年的工分都够了。”万全林说：“这不是我写的，是蒋先生写的。”裘二海说：“没听说过！劳动了不给报酬？在我领导下，没听说过！”万全林还在心疼这半个人工，好像是从他家拿出来的，还在啰唆：“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裘二海不耐烦，一挥手说：“我说可以就可以。”裘二海一般都是这样说话，因为他是领导。可万人寿也不乐意了，说：“我昨天看了七个病人，还出一个诊跑了十几里地，回家天都黑了，才记一个人工，他坐在家里倒拿半个人工。”裘二海说：“万医生你傻不傻，他是你儿子，他拿的工分，就是你的工分，你跟他计较？没听说过！”万人寿说：“不是谁跟谁计较的问题，我才是我们后窑大队的赤脚医生，万泉和不是医生。”裘二海说：“你不是一直叫嚷合作医疗站人手不够吗，万泉和帮你一个忙不是好事吗？”裘二海很阴险，他抓住了我爹的七寸。我爹平时老是强调，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别的大队至少两个、甚至有三四个赤脚医生，我们后窑只有他一个人，他很辛苦，他太辛苦。所以现在裘二海以其之道反治其身。这下我爹急了，说：“我只是说说而已，我只

是说说而已，我的意思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一个人就能抵得上人家三四个人。”我爹一急，连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爹平时的抱怨，其实是在撒娇呢。裘二海看起来早就了解了我爹，比我还了解，所以他不再理我爹的茬了，我爹又不是他儿子，他才不会因为我爹发嗲就去哄我爹，他还是对我有兴趣，脸又转向了我，说：“小万哎，你倒是个当医生的料哎，学都没学过，就会治疑难杂症？”我爹“哼”了一声，又想说话了，可裘二海似乎知道我爹要说什么，就摆了摆手不让他说，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说：“小万，先忙过夏收，改天再跟你谈——现在要上工了。”他走了，哨子声也跟着远去了。

裘二海又叫“霸王裘”，霸道出了名的，方圆七八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一猫惊三庄，他比猫厉害多了。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却很温和，对我也挺关注挺照顾，给我记半个人工，分明是没有道理的，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正如我爹万人寿说的，他一天看那么多病人才记一个人工，我夹了一粒毛豆子出来，倒记半个人工，这算什么道理呢。但裘二海说的也有道理，什么是道理？裘二海嘴里出来的就是道理。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我记人工，也不知道他改天要跟我谈什么。

这一天队里割稻，我割了一天稻，回家的时候，我爹万人寿坐在那里还盯着墙上的红纸看，我跟他他说：“今年的稻子减产了。”万人寿头也不回，好像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他不关心粮食产量，仍然盯着墙上的对联，说：“我还是看来看去不顺眼，从前觉得蒋先生的字还是可以的，现在看看，这叫什么字，连文理都不通了——你看看，什么谢万医生大恩人。”我说：“爹，蒋先生应该写万人寿医生大恩人，他偷懒，少写了两个字，其实这是写给你的，你是万医生。”万人寿说：“难道你以为是给你的？当然是万人寿医生，虽然他没有写万人寿两个字，但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说：“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吃晚饭的时候，我爹万人寿起先一直闷头吃，看也不看我，我几次跟他说话，他都爱理不理，可他后来忽然说：“你真以为你是医生了？”因为万人寿是低着头说话的，而且嘴里嚼着饭，口齿不清，我愣了一愣才反应过来，赶紧说：“我没有，我不以为我是医生，我要当木匠。”万人寿说：“可是人家不收你做学徒。”我说：“我可以再等等，也许有一天万老木匠肯收我了呢。”万人寿叹息一声，

说：“虽然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壁洞，但是万泉和你给我记住了，你不能当医生。”听了我爹的话，我正中下怀，因为我并不喜欢当医生，正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我爹又说了：“万泉和，幸亏你没有本事学医，你要有本事学医，我们就从父子变成天敌了。”我说：“那也不可能，我就算学医，也不可能成为爹你的对手。”我爹万人寿骄傲地笑了笑说：“在这个问题上，你还算比较聪明的。”我也笑了笑。我爹一高兴起来，又继续说：“大家都知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你要是当了医生，人家都以为你继承了我的本事，都来找你看病，就麻烦大了。”我没敢问为什么麻烦大了。

等队里的稻子割得差不多，场也基本上打下来，粮食也差不多晒干了，在挑公粮前的一天，裘二海碰到我，就拉住我说：“小万，我答应你的事情要兑现的。”我不记得我向他要求过什么，更不知道他答应过我什么，我愣了愣，不知怎么回答他。裘二海说：“你记性就这么差？就是你要当医生的事情嘛。”我一听就急了，赶紧说：“裘队长，我没有要当医生。”裘二海亲切地笑了，说：“小万，别不好意思，想当医生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想当地富反坏右，我支持你，我给你撑腰，大队那边，我去替你争取。”我说：“我真的没要当医生，我爹也说我不能当医生，我爹说，我要是当了医生，他会气死的。”裘二海说：“说你老实，你真老实，你不知道你爹说话，话从来都是反着说的，你跟了他二十年，你都不知道他的脾气？”我想了又想，一边揣摩裘二海的意思，一边努力回忆我爹的脾气，裘二海看出了我的为难，安慰我说：“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爹不希望当医生，但你放心，我会让你当的——”

在裘二海说话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脸上渐渐地露出一些警觉的神色，边说话还边四下看看。其实他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队里从来都是大声说话的，他说话从来都像在骂人。但此时此刻，裘二海竟像一个四类分子，小心翼翼四处观察一番后才压低嗓音跟我说：“小万，广播里在说‘炮打司令部’，我也听不明白是要炮打哪个司令部，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不会是要打毛主席吧，怪吓人的。”我说：“不是打毛主席，是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裘二海说：“我不管打谁的司令部，但是总之是会有事情了。”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有了事情又会怎么样，裘二海批评我说：“小万，你没有政治头脑，你想想，你出身不好，事情一来，会倒霉的，你要是学了医，人家总会给点面子，无论什

么人，打炮的也好，被炮打的也好，都会生病的，生了病，都要请医生，所以医生总是不能全部被炮打死的。”我说：“裘队长，我的出生不就是我爹？我爹是医生，我就可以不怕了。”裘二海说：“你爹和你不一样，你爹是从历史上过来的，有历史问题，你当医生就不一样了，你的历史是清白的，你是清白的医生。”我想说“我爹要是不清白，我怎么会清白呢”，可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时候有人从大队部跑过来，喊裘二海去大队开会。裘二海边走边回头吩咐我：“小万，我回头有时间再找你谈。”我点着头，但心里说，最好你不要找我谈了。

我实在不知道裘二海凭什么说我想当医生，难道我从万小三子耳朵里夹出一粒毛豆就说明我想当医生、就说明我能当医生吗？难道裘二海是因为感激我吗？但万小三子又不是他的儿子，他凭什么要替万小三子感谢我？我思来想去，还是不能明白，也无人可问，只是希望裘二海天天开会，很忙，就把这事情给忘记了。

裘二海确实忙起来了，他的变化也很大，因为在后窑大队他最先弄明白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所以现在他已经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了。本来他只管一个小队，现在要管一个大队，他顾不上我的事情了。我又开始暗自庆幸了，不料我还没高兴上几天，大队革委会主任裘二海又看到我了。那天我在地里劳动，他在地头上招呼我过去，说：“小万，叫你爹万人寿说话注意点，少来封资修。”我说：“我爹只会看病，他不会封资修。”裘二海说：“不会？群众揭发，万人寿说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莫治什么。”这道理我听我爹说过，我补充道：“莫治一小儿。”裘二海说：“对，莫治一小儿，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我说：“这是封资修吗？谁说的？”裘二海说：“我说的。”我一听是裘二海说的，就知道是个道理，赶紧说：“那好，我回去跟我爹说，叫他少说话。”裘二海说：“他少说得得了吗？少说得了他就不是万人寿了——就这样吧，队革会送你去学医。”我愣了愣，裘二海立刻知道了我的心思，他又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并不是你学了医你爹就不当医生了，那要看你爹有没有问题，要看审查的结果。”我说：“要是结果没有问题呢？”裘二海说：“结果没有问题，你们父子俩都当医生，本来我们大队赤脚医生就比别的大队少嘛，想让我们后窑大队落后于别人？没听说过！”

其实早先后窑大队也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就是土生土长的我爹万人寿，